

φ

# 蘆花放白的 时候

李准 著

# 蘆花放白的时候

李 准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\*

书号777 字数124,000 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 1/8 插页2

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7000册

定价(6) 0.60元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散会路上.....    | 1   |
| 在大風雪里.....   | 6   |
| 小黑.....      | 18  |
| 一头小猪.....    | 27  |
| 农忙五月天.....   | 36  |
| 鷄毛的故事.....   | 63  |
| 野姑娘.....     | 78  |
| 姜思老头.....    | 94  |
| 石守虎.....     | 100 |
| 早晨.....      | 111 |
| 蘆花放白的时候..... | 117 |
| 信.....       | 140 |
| 李四先生.....    | 157 |
| 沒有拉滿的弓.....  | 163 |
| 后記.....      | 225 |

## 散会路上

夜，漆黑。对面看不见人。

征集补充兵员的积极分子会议散会了，人们纷纷从乡人民委员会走出来。明亮的手电灯光，在通往各村的路东一道西一道地闪耀着。青年男女愉快的呼叫声和响亮的笑声，冲破了春夜的寂静。

手电灯光渐渐地远了，说笑声渐渐地低隐下去。

陈西耿心里很别扭。他最后走出乡人民委员会的大门，划着了一根火柴，点上旱烟吸着，顺小路往自己村里走。

“嗯，真会编组！”他带着埋怨的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，脑子里又想起了刚才小组会上的别扭事。

参加这次会的，是全县的党员、团员、应征青年和应征青年家属中的进步分子。陈西耿家来了三口人：他自己党员、乡民政委员；儿子小春是应征青年、青年团员；另一个是才娶了没两个月的儿媳妇秀荣，也是青年团员。

据大家想，陈西耿今天在会上一一定头一个给儿子报

名參軍。因为平常乡里开展什么运动，他从来没有落后过。去年夏天他曾經送小春去參軍，当时因为小春个子稍微低一点兒，沒驗上。可是今天一晚上，陈西耿什么話都沒說。

其实，陈西耿是准备着給兒子报名的。来开会的时候就有人問他：“这次还帶头不帶，老陈？”他笑着說：“不帶头小春会依我？你沒看見他，一听说服兵役就热得像一盆火一样。”他嘴里說着，心里早把自己在会上准备說的話想好了。可是分开組以后，他为难起来了。組是按村分的，他和兒子小春、兒媳妇秀荣都分在一个組里。小組里几个妇女拉着秀荣說：“来吧！新媳妇，坐到这里！”她們故意把她往小春跟前拉，秀荣却忸怩地坐在黑影里。这情形使老陈担心起来了。这几天，小春的娘背地里总是說：“別的我还不愁，就是小春媳妇才来咱家，要是小春一走，她整天跟咱鬧，那可有咱們生的气！”他想到这里，心一沉，把已經来到嘴边的話咽下去了。他又想等秀荣說了，自己再接着說。可是大家討論了半天，秀荣并沒發言。

有的应征青年發言了，有的应征青年的家屬發言了。陈西耿几次想站起来說話，可是一看見在黑影里坐着的兒媳妇低着头，又覺得沒法說。他心里想，看起来，这孩子是真不願意叫小春去了。

又停了一会兒，小春等得不耐煩了，自己站起来發言，他說自己决心应征，走上保衛祖國的崗位。最后他看

了秀荣一眼說：“我保証动員家里不拉后腿！”小春說罢，几十只眼睛看看陈西耿，又看看秀荣。陈西耿这时急得臉上火辣辣的，又向秀荣看了看。秀荣头略微抬了抬，一看见公公在看自己，赶紧又把头低下去了。

一直到散会，陈西耿和秀荣都沒發言。不过陈西耿却心里想：大概这媳妇还不知道我是怎样翻的身哪！因此就打算着：回去先鼓励小春，再叫他打通他媳妇秀荣的思想。

他在路上抽着烟，走着想着，轉过一个弯，前面忽然亮起了手电灯。他正想問是誰，猛然听到小春的声音：“新媳妇怕什么？”他就慌忙把烟袋上仅有的一点火擦灭，脚步也放輕了。

“我没法說，都是些生人，我怎么說？”这是秀荣的声音。小春笑着埋怨說：“生人怕什么？你說你的，他們会笑話你？叫我看你还是沒想通，想拉后腿！”

“你別給我扣帽子，我可不是沒想通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發言呢？”

“不發言也不能說我沒想通。反正你別管啦！你走你只管走！家里一切都有我，保証侍候好咱爹咱媽，不叫他們生气。”

“哎！就像这話，你剛才在会上怎么不說呢？你真是！……”

“你看你！……”秀荣低声說了一句，兩個人笑起来。

“我对你說吧！”又是秀荣的声音：“还有个原因，你想咱爹在那里坐着，我怎么敢說？”

“噢，咱爹在那里怕什么！”

“我看咱爹、咱媽平常那么疼你，又怕你走了家里的活没人做，如果我替你报上名，他們不願意，那怎么办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，咱爹没什么，就是咱媽还有点顧慮。”

“看咱爹今晚的臉色，好像也有点不願意。我看咱們得分分工。”

“怎么分工？”

“你劝咱爹，我劝咱媽。”

“你怎么劝？”

“我就說：媽，叫他去吧！保衛国家，誰都有这个义务。到部队里能学技术，又能学文化，出去几年就回来啦，有什么不好呀！家里的活你不用愁，凡是他在家里做的，我都能做；他原来在社里一天掙多少分，我也能掙多少分。咱媽一听这話，保險就把顧慮打消啦。”

“这样說你还是个好媳妇呀！”

“本来也就是呀！”說着兩個人又笑起来，接着他們又站在路上不走了。

陈西耿沒再往下听，就放开脚步繞到村后，进后門先回到家里。他高高兴兴地把剛才在路上听見的話对小春的媽說了一遍。小春的媽笑着說：“只要他倆都願意，我还有什么說的，我就怕媳妇鬧。”



“他們回来还要打通咱們的思想呢!”陈西耿笑着說。

“叫他們‘打通’吧!”

老兩口正說着,小春和秀荣回来了。兩個人一前一后地进到屋里。这个說:“媽! 你知道我們今晚上开的什么会嗎?”那个說:“媽! 义务兵役制的好处可多啦!”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地打算往正題上引,却不料陈大娘笑着說:“快去睡吧! 服兵役是光荣的,媽用不着你們来打通思想。”

小春和秀荣互相看了一眼,笑嘻嘻地回自己屋里去,在屋里兩個人左猜右想,可到底也沒想出媽的思想为什么轉变得这么快。

1955年1月15日, 司馬村

## 在大風雪里

---

过罢冬至，村子里趁着地沒上冻就搞冬耕。紅十月农業生产社今年秋天买了一部双鋒犁，社長苏聚蘭把它当作宝贝一样：收拾在保管室里，擦了一遍又一遍，她滿心想着这部双鋒犁到冬耕时候可要起点作用啦，誰知反而把她惹了一肚子气。

事情是这样：秋天买来双鋒犁时，技术指导站老梁同志来了，要在社里找个人教会使用。当时有一群年輕人都热着要学，聚蘭想到只有这一部双鋒犁，还得要套好牲口，因此就挑了个赵黑丑。她盤算着赵黑丑，过去人家自己使过大牲口，犁地技术也高，叫他学会，双鋒犁保險能發揮作用。可是事情不是像想的那么順，自从秋罢分紅以后，赵黑丑就鬧起別扭来了。

队里每天分配活，他三天兩头請假。整天在外边埋怨着說：“我光土地份就够吃了，那么積極干啥！”訂冬季生

产计划时，大家报工作日，他报了五天。聚蘭說：“一冬天你只干五天活？”

“不对我再多报五天。”他腆着个沒意思臉說着。聚蘭看他这样子，嘴里沒說什么，心里可着实为双鐮犁捏了一把汗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！就他一个人会使，別人都沒学；有些人思想上对双鐮犁还不相信。因此只得好說歹說，劝他，表揚他，末了才算勉强訂了生产计划。

該犁地时候，正是交九，东北風像刀子一样順着人的脖子往身上直鑽，黑丑就在这时候又鬧起別扭来。

头一天，天还不明，生产社的六張七时步犁都下地了，只有双鐮犁在那里躺着沒人套。耽誤一天是十亩地。社里一共一百四十亩棉花地，要是在这三四天犁不了，上了大冻就得等到明年春天。聚蘭想来想去沒办法，只得跑到赵黑丑家里，隔着窗子叫了叫，黑丑还没起床，他媳妇說：“进来吧，聚蘭。他就起来。”聚蘭跑到屋子里，直截了当地說：“黑丑哥，他們都套上犁走了，你也快去吧！我叫他們給你留的大塊地。”不想这句话一說，赵黑丑的臉頓時像陰了天一样，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說了一句：“行啊！”当他把双鐮犁拉到地里的时候，太陽已經兩竿高了。

赵黑丑沒有犁到晌午就回来了。聚蘭下午看見双鐮犁又在那里休息起来，心里又气又着急。她又去找赵黑丑，赵黑丑却在吃罢飯后就上集上了。聚蘭心里想：他这样給社里“小鞋”穿，哪能由得着他。晚上就大批評了他一

下，不想第二天早上，大家把牲口拉了出来后，大等小等，他还没来，这时候大家都恼火了，特别是恼了小伙子赵铁良。

铁良和赵黑丑住在同院，在老梁同志教使双铧犁时，铁良几次要求学，聚兰没有答应他。原因是铁良年纪轻，今年才二十岁；过去他家里穷，没使过牲口；又加上他才结婚，年轻人结婚后都要热那么几个月，谁能保险他不耽误工作。因此就没答应他。

铁良为这个事对聚兰挺有意见。他和黑丑住的同院，对黑丑那个落后劲早看不惯，社长却偏倚靠他。因此就愤愤地叫着：“社长，人家赵黑丑昨晚上说了，人家不在乎那十分八分，人家就是不干，咋办？”聚兰看他脸绷的紧紧的，并且向她叫起“社长”来，不叫“嫂嫂”了，知道他有意意见，就缓缓地說：“他不在乎分，社里地总得犁。我再去叫他，不信他不来。”她说着又去叫黑丑。赵三合老汉在一边套着自己的步犁俏皮地说：

“社长：赵黑丑比諸葛亮还难请！这一次是‘三请’了。”

“就是嘛，如今大社員这架子都大了嘛。”她随便应付了一句。三合老汉用鞭子把双铧犁抽了一下說：“老伙计，一天叫你犁十亩地呀！”说着赶着牲口走了。

聚兰到了黑丑家里，进院时还听见屋子里有說笑声，她站在窗子外边刚叫了一声，屋子里顿时鴉雀無声了。停

了一会才听见黑丑媳妇说：“夜个黑他發燒，燒了半夜，不能去犁地。”聚蘭一听，身上凉了半截，明知道他是裝病，也不好說。到对門房子里問了問鉄良媳妇小菊，小菊說：“裝的！裝的！剛才还說着要去集上买菜，你怎么不說給他叫个大夫打一針！”聚蘭嘆了口气說：“叫他裝吧！只是双鐮犁沒人会使可真急人。”小菊紅着臉說：“叫鉄良試試怎么样？”聚蘭故意說：“他要不去怎么办，你們家里这个鉄良正和我打別。”小菊搶着說：“不要紧，我对他說。”正說着鉄良进来了。聚蘭說：“鉄良，眼看天陰了，要是双鐮犁使不上，地就犁不完，地犁不完社里整个計劃都得打乱；棉花地也不能保墒。我看你学学吧，青年团员有什么学不会的事情。”

“我学不会，我又沒使过大牲口。”鉄良冷冷地說了一句，小菊劈臉就說：“你不裝硬吧，白天黑夜連做梦也說着想使双鐮犁，現在叫你使了，又板起臉来了。”小菊这么一說，鉄良笑起来了，对聚蘭說：“嫂嫂，你早就應該說这一句話了！”聚蘭也笑着說：“我不是想着你們才結婚……”她还没說完，小菊就搶着說：“去你的吧，我們可不像你們！”說着，大家都笑了。

鉄良随即套上了双鐮犁，聚蘭交代說：“你虽然也听老梁同志說了，究竟沒試驗过，別性急。机器，‘急气’，越急越气。”鉄良搖着头說：“嫂嫂，你放心，他赵黑丑也不是三头六臂！”說着套上双鐮犁冒着大風上地里去了。

## 二

冬天的田野，显得特別空曠、辽闊。东北風在田野里一無阻擋地呼嘯着。村子里的柴草堆被吹得翻飛起來，大樹像強打精神一樣，竭力站穩着身子讓自己的枝條和風吵鬧着，搖晃着，可是樹枝上的前後幾片黃葉被吹落了。這些葉子也像怕冷一樣，一片跟着一片向土溝里滾着，向路上的行人腳下滾着。

鉄良吆着一匹騾子一頭大黃牛，來到地里。趙三合老漢正在犁地，見他一來就說：“喲！換‘把式’了！這塊八畝長畛地給你留着的，我們犁的都是小塊地呀！”鉄良知道他平常對雙鐮犁最不相信，因此就謙虛說：“三合伯伯，雙鐮犁我還不會用啊。”

“會用也不行！”三合老漢輕輕嘟囔了一句，又重複着說：“一天十畝地呀，鉄良！”鉄良沒理他，心里想：“當然不會少。”他看了看地塊，把標尺放在八吋上，吆着牲口就走，沒有走够二十步，一頭大牛和一匹大騾子累得弓腰喘氣，再走不動了。鉄良扭頭一看，只見後邊犁開了一條尺把深一尺多寬的大土溝來，他自己也笑了。

“怪不得它們拉不動，吃的太寬了。”他說着就拿著螺絲扳子拾掇起來。這時三合老漢已經犁了一遭回來，鉄良嘴里說着：“不急！不急！”可是心里究竟有點急，三合老漢

却又喊着問：

“鉄良，犁了几亩了？”

“犁了八亩了！”鉄良笑着說着，急得出了一头汗。

好不容易把寬窄調节好，剛一吆牲口，誰知那外边的一只輪子在上面翹着再也着不着地，一只犁鏵吃不着土，那兩個牲口覺得拉着輕便，便狠命地跑起来。

鉄良慌的赶着把鞭子也撻了。手里拿着螺絲扳，在后边追起来。跑到地头方才追上。鉄良本来想狠狠地把大黃牛打兩下，可是又想了想，怨不得大黃牛。就拍了拍大黃牛的肩膀說：“別着急！別着急！‘越急越气’。”

一直拾掇到半晌，还没有犁够一遭地。鉄良弄得头上直冒热气。他反复地把老梁同志教的“八部零件”背了又背，仍然找不出毛病来。

这时候三合老汉的一小块地也犁完了。他站在地头慢悠悠地說：“鉄良，拉回去吧！换成七吋步犁也犁它一亩多地了。”

“不要紧！”鉄良也学着他的声音慢悠悠地說，“我学它一天，不信学不会。”三合老汉笑了兩声赶着車走了。鉄良的大黃牛看看三合老汉的牛搖搖摆摆回村去了，它像生气似的低着头，“吁！吁！”出了兩口長气。

“你又急了？”鉄良又对牛說話了，“別看时候大，你还没出力呀！”

东北風越吹越厉害了，它像刀子一样向着人們的臉

上、手上襲击着，鉄良的手已經冻僵了。

“这是哪里的毛病？”鉄良用嘴哈着手在想着，可是怎么也找不出毛病来。他看了看村子，一縷縷的炊烟已經升起。那烟順着風，裊裊地飄散在树林里，飄散在田野里，鉄良好像聞到了飯香的滋味。

“不能回去吃飯呀！”鉄良看着犁了的兩趟地：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。正在這時候，他看見从村子里走出个穿着藍布衫、头上包着一條花毛巾的妇女来。鉄良远看着像是小菊，到地头时才看清是社長苏聚蘭包着他媳妇的花毛巾走来。

“咋样？鉄良！行不行？”聚蘭走着問。鉄良紅着臉說：“甭說啦！一晌犁了兩趟地，你看看！”聚蘭安慰他說：“不少！不少！慢慢来。是哪里的毛病？”鉄良指着外边那个輪子說：“外边那个輪子怎么也上不紧，大概是滑絲了。”聚蘭想着說：“不会吧！新型会滑絲？”她蹲在地上看起来。檢查了半天，也沒找出毛病。那輪子倒也奇怪，不管上的再紧，走不上兩步就活起来。聚蘭看看已經是后半晌，就說：“鉄良，咱先回去吧，回去拾掇拾掇，明天再来。”鉄良看了犁过的兩趟地，执意不願回去。后来聚蘭說着牛也該喂了，他才生气地把双鐮犁拉了回来。

到村时，鉄良沒有走前街，他沿着小路把双鐮犁拉到自己家后門口，趁着村里人都回家吃晚飯时，悄悄把牛送到飼养組。



赵黑丑家媳妇，知道铁良一天没有使好双铧犁，就又找到了新借口。她见小菊就说：“不是俺孩他爹不去犁地，社里评分太不公平。双铧犁使着一倍二费劲，分还是一般多。这就叫不公平。”黑丑也在端着饭碗说，“那东西不简单，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，铁良今天犁了多少？”

“犁了四亩多！”小菊撒了个谎。可是她心里确实替铁良着急。

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吃晚饭了。铁良还蹲在后门外风地里，拿了个保险灯在察看双铧犁。小菊催着他吃饭，他只是不听。最后小菊强着把他拉到屋里，他狼吞虎咽地吃一碗又出去了。

这时候东北风越刮越大，尖冷的空气里还夹杂着一股潮湿味。小菊在屋子里还冻得手脚发僵，就再也忍不住。她跑到后门外说：“心急吃不得热馒头，回去吧！”铁良这时候却抬起头来笑着说：“人家都说咱们是才结婚，要耽误工作，你可别耽误我的工作！”

“我不管你！”小菊听他说这话，赌气的回到屋里。

可是没停上几分钟，她看见窗户纸在沙沙作响，心里着实有些放不下，就到后门外，也不吭声，把灯一提回屋了。